

編者按

近年來中日關係的停滯乃至惡化已成為各方關注的問題。本期刊發的兩篇文章分別出自中國學者和日本媒體工作者之手，他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中日關係的癥結進行了探討。吳廣義和王智新的文章認為中日關係的最大障礙乃是日本政府始終拒絕承認戰爭罪責，且通過參拜靖國神社和修改教課書等事件來美化侵略戰爭，日本方面若不停止此類傷害鄰國人民感情的行為，中日關係的癥結就難以消除。內藤康的文章則以去年的「亞洲杯」事件為例，傳達了當時日本國內媒體對此事件的反響，進而分析了日本「嫌華」情緒產生的源由。他提出中日雙方應用照顧對方情感的「新思維」以誠相待，如此才能防止兩國國民感情的進一步惡化，建構起成熟的雙邊關係。

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回顧性研究，目前多集中於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的變遷，較少涉及中國科學學術範式和研究體制的轉變。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勾文增、胡化凱的文章通過對《科學通報》1952年卷有關內容的分析，對50年代思想改造運動中的科學批判以及此間中國科學發展道路的轉軌進行了管窺性的探討，彌補了相關研究之不足。

「經濟、社會與傳播」欄目中，彭海濤的文章從文化研究、話語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奧運申辦這一媒介事件，指出媒介對奧運申辦的相關報道建構，改寫了新的時間、空間，從而藉此塑造了國族的世界想象，也體現了重新定位和認同「中國人」形象的一種努力，而在這一切運作的背後卻有著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在悄然發動。

「人文天地」欄目，何愛國的文章梳理了發生在1930年代的一場關於中國文化建設路向的論戰，認為當時「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這兩種路向交鋒的結果是達成了一定的共識，那就是中國社會亟需要的是現代化，包

括科學化、工業化和民主化。這場論戰不是簡單的文化論戰，而應視為中國現代化路向轉換的一個座標。魏邦良的文章則解讀了高爾泰《尋找家園》一書中的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不僅讓人們看到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同時也令人領悟到無論在何種險惡的環境中，一個人都應該保持尊嚴地活出意義來。